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二十六

太倉陸世儀撰

人道類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予謂欲為人盡人道聖人不過盡人道而已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能盡人道便合天道天人無二也

問如何便能盡人道曰能率性便能盡人道

熊兒問人道即周子所謂人極否曰人道即人極以其當然而言故謂之人道以其極至而言故謂之人極其實一也

太極二字是伏羲未發之秘而孔子發之人極二字是孔子未發之秘而周子發之要之周子只是孔子底孔子只是伏羲底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此語已逗漏出人極然周子說

得分明周匝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説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絶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即能盡性能盡性即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太極圖説一篇主意全在人極上今人讀太極

圖說不論人極而止論太極失周子之意矣

不知太極無天地不知人極無人此之謂不誠無物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不能為麒麟飛鳥不能為鳳凰丘垤不能為泰山行潦不能為河海而人可以為聖人故曰人為萬物之靈

人極自在天地非聖人指點出來人不能知非聖人以身率先人不能行周子說個立人極立字便見開天

聖人有多少功德在昔年劉念臺先生有人譜編立證人社亦是此意

能與天地並立為三方是立人極

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性盡物性而與天地參

舜光問如何是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程子有言只用敬

不用靜葢恐人以虛靜為靜也若中正仁義而主靜
便是敬若離中正仁義而主靜便是虛靜
又問主靜是主如何不曰主靜而中正仁義乃曰中正
仁義而主靜曰若先言主靜便是虛靜便易入異端
周子之言如此然令人猶以周子主靜為偏於靜者
不知中正仁義故也
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
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

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為靜人欲為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

周子通書聖學篇云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故知無欲二字實兼動靜無欲兼動靜則主靜斷非偏靜矣

舜光問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與修道之謂教修字意同固是自定亦

是定人盡己性亦所以盡人性也

中正仁義句下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静然不曰主静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别無主静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静者非主静也所謂五行之外别無陰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天地生萬物妙處只在妙合而凝一點人心應萬事要處只在誠無為幾善惡二句

問通書多說幾字太極圖中却不見此意何也曰妙合而凝處一圈是何物

妙合而凝一圈在天則合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在人則合義理之性氣質之性

舜光問韓子博愛之謂仁儒者非之而周子通書亦曰愛曰仁儒者又以為是何也曰仁有體有用周子之言仁則以誠為體而仁義禮智信五德皆就發用上言之若韓子則竟以愛為仁而不知其有體用故先

儒以為非是

問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朱註但疏其義未知語何所指曰此言聖人本誠以行五德無方體無窮盡也

舜光問周子誠神幾曰聖人能誠能神亦足矣何必又着幾字曰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誠是體神是用幾是體用之間最着緊處在天則為陰陽復姤之間在人則為已發未發之際聖狂之分全在於此作聖者急須着眼

通書之誠則無事矣此語非幾於聖人者不能道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何妨所惡於庸人者謂其作僞耳惟其作僞故機械百出事變日多不惟世界不得太平究竟於自己身心何益愈勞擾愈不安所謂心勞日拙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是説誠則無事

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與

氣在天則為天之命在人則為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知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

是矣既得其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汩於人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窮理居敬之學

何謂窮理格致是也何謂居敬誠正是也

虞九言孔子論性曰性相近也孟子論性則曰性善二說已自不同至宋儒又言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

性性豈有二乎曰不然只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句則理氣之説明而性之為性昭然矣葢太極者理也兩儀者氣也理無不善一入乎氣遂分陰陽分陰陽遂分剛柔分剛柔遂有清濁有清濁遂有善惡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又曰上智下愚不移是兼義理氣質而言性所謂合太極兩儀而統言者也孟子則指其最初者而言以為陰陽之氣雖雜揉偏駁之極而太極則未嘗雜人之氣質雖下愚濁惡之極而性則未

嘗不善故專以善為言是獨指太極以發明此理要之立言雖殊旨意則一太極兩儀未嘗二性如何有二

太極圖最好觀性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有氣質之性而實不離乎陰陽故有義理之性

周淑文王異公與予同論太極予曰諸兄知周子畫圖文公作解意乎太極之旨最為微妙而二先生亟亟於講明之近思錄中且以為初學入門之始者欲人

知性學故也性學不可只作一番閒話講過須是切身體認實實見得自己本然之性又實實見得自己氣質之性用力猛下工夫盡去氣質之私而一復本然之性方是實際

問天地氣質曰天氣有清濁地質有厚薄氣清質厚聖人之徒也氣濁質薄愚不肖之流也氣清質薄則知過於行而為狂為智氣濁質厚則行過於知而為狷為賢

水性寒火性熱水可熱而火不可寒者剛柔異也柔者易染剛者難奪此君子之所以貴為剛也

凡人性剛者最難自反然其自反也奮然不憚易轍之勞性柔者最易自反然其自反也嗒然若喪而已能改過自強者十不得一二也剛者而善自反柔者而能自強則中行之流聖人之徒矣氣質之性得之於天不可強求學者須是深加省察之功務求變化氣質

或言人性有剛柔剛者只在剛裏邊求個剛中柔者只在柔裏邊求個柔中子曰不然剛中之中即柔中之中柔中之中即剛中之中剛柔者氣質之偏中者義理之正乾之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剛而能柔見中不見剛矣坤之用六利永貞則柔而能剛見中不見柔矣剛柔有二中無二

男偉問聖人亦有氣質之性否曰聖人安得無氣質之性如伯夷偏於清柳下惠偏於和便是夷惠的氣質

孔子中和便是孔子的氣質

孟子七篇只言性善未嘗言氣質之性惟口之於味一章以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對說則知孟子非不知氣質之性但立教之法決當以義理為主亦以當時性學大壞非專主義理無以障狂瀾於既倒也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說氣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說習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頭腦

蘇氏胡氏俱以無善無惡為性蘇氏縱横之流未嘗留

心理學此不足怪五峯先生葢稱家學淵源者其言尤見紕繆何也五峯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此已是説性善了又曰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其言自相矛盾真不可解且無適無莫四字亦看錯

馬性健故能使之致逺牛性順故能使之引重人性善故能使之行五達道率其自然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性所本有故也

問馬牛水火亦可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否曰馬性徙牛性順水性寒火性熱此義理之性也馬有良駑牛有馴惡火麗油而熾泉因地而溫此氣質之性也

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晰不得只是一個性就本然而言則謂之有善無惡就氣質而言則謂之有善有惡究竟一落氣質除卻聖人便不能渾然天地之正故程子曰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是說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晰不得處

繫辭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言天命之初渾然至善一落氣質便有善惡便分差等此孔子之論性所以言相近也孟子道性善是指太極之不倚陰陽者言之其實太極却離陰陽不得故程子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人不識性未有不以此言為禪家機鋒話頭者

此中間靈處謂之心心中所秉而一定者謂之性性中之妙而合理者謂之善若分義理氣質而言性猶是

意圓語滯也

心性善合人與萬物而觀凡物皆有靈處所謂心也凡物皆有所秉而一定者所謂性也若性中之妙而能合理則惟人有之故獨以性善歸人

不獨人性中有義理之性即物性中亦有義理之性蜂蟻君臣虎狼父子鷄司晨犬司夜是也即以草木土石言之參著之補金玉之堅貞皆義理也但人能通悟物不能通悟故獨以義理之性歸人耳

人性通物性塞人性教則善物性教亦不善

人性善只是一通字聖者通明之極也不教而善者也賢知學而能通者也教而後善者也愚不肖不學而不能通者也教亦不善者也

諸儒中論性莫如周子最明白最純備通書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

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只就元亨利貞上看出繼善成性處不過一誠字誠字即實理也能全此實理者惟聖人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周子論性首稱聖人以聖人得性之全且正故欲觀性者必觀聖人即孟子言必稱堯舜之意也

周子論性又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從來論性無如此語之簡而盡顧儒者罕稱之葢以此語為論氣質耳豈知舍氣質之外

無性乎故愚謂程張朱論性千言萬語不如周子此一言

舜光問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如此則性善從何處看曰周子本文下面曰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從此處看舜光未達曰不是人性本善如何能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中者即性之本善處也人之所同具也

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説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理絶不同者謂人為萬物之靈獨能具衆理而稱性善也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人生而上不容説朱子曰性須是個氣質方説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説得個天道下性字不

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

舜先問如何是本然之性曰本然者謂本是如此也如人性本自善則善是人本然之性火本自炎上則炎上是火本然之性水本自潤下則潤下是水本然之性推之萬物莫不皆然反此便是失其本然

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

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為氷氷釋為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是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

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予向亦主此論今看來亦未是若未落氣質只可謂之命不可謂之性於此說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且若就命上說善則人與萬物同此天命人性善則物性亦

善何從分别孟子所云性善全是從天命以後說反覆七篇中可見如乃若其情則故而已形色天性以及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之類並未嘗就天命之初未嘗落氣質處說

天命之初未落氣質即朱子亦有此言葢以性之之聖堯舜周孔而後不可復得人性之雜萬有不齊下不得個善字故須論到天命之初以為此處渾然至善不知此只是繼之者善與成之者性終有分别讀孟

子人無有不善之言只就人有生以後看即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葢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四端即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即人人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

性善

渾然至善未嘗有惡語極精微然着意精微便有獘病此處已隱隱逗出無善無惡無善無惡語更精微却已隱隱走入釋氏離一切心即汝真性一邊去

論性精微莫若中庸然只是說喜怒哀樂喜怒哀樂未發是性已發是情中與和是善未發無不中已發無不和是聖人之性善未發未能無不中而未嘗無中已發未能無不和而未嘗無和是常人之性善性善二字只如此看

只一盡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與天地參故只一致中和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若說喜怒哀樂處不精微便不是若舍喜怒哀樂處别求精微更不是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篤恭而天下平此皆喜怒哀樂精微處也然皆從愽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三達德五達道九經實處做來故其效驗亦實實是敬信民勸民威天下平今人喜談精微者不講平日工夫不論後來效驗只說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篤恭的大話何啻千里

近來論性只是二種一種是遵程朱之言跬步不失說義理說氣質只在文義上依樣葫蘆未見真的其為

弊似乎有二性一則離却氣質全說本然極是高明而其下稍全是打合釋氏離經叛道二者之失惟均然高明之為害更大學者不可不知

舜光問告子陽明論性雖同一無善無惡得無有異否曰不同告子言其混沌陽明狀其虛無然總是只說得氣曰告子以混沌為性固是認氣為性若陽明無善無惡正是言無聲無臭之妙如何却是說氣曰孟子道性善只是說人性中皆有理若曰無善無惡則

是人性中無理只虛虛無無豈不是氣

袁幼白問未發是理是氣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是氣之未發也然其時無所偏倚即謂之中則氣即是理予因問幼白已發是理是氣曰是氣予曰已發是氣中節是理幼白恍然曰乃知不中節則純是氣旣中節則氣便是理理氣之分如是如是

人性中無所謂善惡只有中與過不及同一喜怒哀樂中便是善過不及便是惡故聖人盡性只是致中和

人性之善只是一中字故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之生不能皆中然以觀乎萬物則惟人受天地之中也能有此中便是善能全此中便是盡性

中是理一過不及是分殊

予嘗有言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如人之性善理一也而楊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聲而知其滅族火之畏濕就燥理一也而蜀中火井遇物不燃得水

葢熾且投之以燭則反滅分殊之極真有不可解者然不可以食我之故而遂謂人之性惡不可以火井之火而遂謂火之性就濕而畏燥也此經之所以必言恒性也

程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性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朱子曰人多説性方説心看古人制字之義須是先説心後説性合諸儒之説而觀則是必先有氣質而後有性性無氣質無所附麗也然

則論性善者亦必在氣質之性上看出性善方是真切不然總說得天命之前極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只是繼之者善不是成之者性

周子太極圖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

人之氣質萬有不齊如何却謂之善聖人只是就恒處

看出葢人性雖萬有不齊然同稟陰陽五行之氣則同具健順五常之德所稟所具之微著不同而同稟同具則同也即同處便是恒即恒處便是善故書曰厥有恒性中庸稱三達德孟子舉四端皆就人性中指其恒處言之也

氣質二字因張子與天地之性分别後諸儒皆作不好的説以後遞相傳習人但一説着氣質便道是不好的物只要離去他不知氣只是天氣質即是地質除

了天更無氣除了地更無質是氣質即天地所命惟天賦以如是之氣質故有如是之理但聖人則能踐形而衆人則不能踐形耳豈可以形色為非天性乎氣質二字不可輕看萬物之中惟人頭圓象天而向天足方象地而向地四肢五臟九竅百骸皆準陰陽五行此真天地之靈秀故具天地之義理邵康節所謂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付與未為貧也若禽獸則鮮有具四肢五臟九竅百骸者即間有而皆衡生故鷄

知司晨犬知司夜蜂蟻君臣虎狼父子其靈秀只有一隙故義理亦只有一路若草木則全無四肢五臟九竅百骸而又倒生全向地而背天故知識全無只具得寒温平熱一性是義理之妙全由氣質人豈可輕看氣質

人之瞻矚高者性多聰明禽獸中猩猩獮猴有時人立則性亦靈於他獸乃知人之靈妙處全在天氣但無地質則天氣無所附麗耳

問靈處即義理否曰靈只是知覺知覺之合義理處即義理也雖有兩層却非二物

人之所禀由天地生成者皆謂之性故世俗所稱如悟性作性記性酒性食性之類性各不同總之皆出於氣質悟性作性出於天氣記性酒性食性出於地質若義理之性則兼天氣地質而有之健順五常由於陰陽五行也

論性斷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

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即同於一物
離氣質而論性必至入禪何則父母既生以後落氣質矣則須說父母未生前既而思父母未生前則是天地而天地亦氣質則須說天地未生前既而思天地未生前又有混沌開闢歷劫之說則須是說無始以前空劫以前此必至之勢也去孔子孟子周程張朱之說不覺千里萬里矣學者須要窮至此處乃知性

善只在氣質

曹暉吉問性不可離氣質之說確不可易但與荀卿揚雄韓愈諸子之說作何分别予曰孟子言性善於氣質之中道其常也書所謂恒性也荀卿言性惡於氣質之中道其變也揚雄韓愈言性善惡混言性有三品不知氣質之有常變而槩言之也若知恒性則雖荀卿揚雄韓愈亦恍然於性之皆善而必不至於多贅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即書厥有恒性之恒字其中即有善字意在不然便是無本領漢籠統話頭也

朱子中庸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即有氣質而後有性之証也

性離不得氣質猶道離不得陰陽氣質之外無性陰陽之外無道

或言子以善歸氣質即告子食色為性之說也曰是大不然告子但知氣質而不知氣質中之善如甘食悅

色氣質也物之所同也甘食中有辭讓悅色中有羞惡此氣質中之善也人之所獨也告子知其同不知其獨故不肯以善言性若告子知以善言性則雖以食色為性容何傷食色非性而何

告子生之謂性言氣質也孟子不言生之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人物之辨告子以食色為性亦言氣質也孟子不言食色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義外之謬此可以知孟子之言性善不越氣質中矣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六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七

太倉陸世儀撰

人道類

儀臣兄謂予言性善即在氣質則許多惡人頓放何處予曰聖人言馬性健牛性順則許多駑駘之馬牴觸之牛頓放何處儀臣仰天拊手失聲而笑

問人心道心即義理氣質否曰人心即氣質道心即義

理道心只就人心中合于道者言之非有二心曰然則如何云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曰此是說工夫既知本體之危微如是便須下精一執中工夫猶孟子言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而後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也先言本體使人知危微可畏則不敢忘戒慎恐懼之功繼言工夫使人知精一可憑則可徐收致中致和之效

問如何是道心在人心中曰人心非人欲子思辨錄中

已詳言之人心只是食色乃積乃倉無怨無曠便是食色中道心放飯流啜踰東家牆便是人心中人欲

或曰義理之性原于天者也氣質之性出于人者也予謂義理即在氣質豈可言天即在人予曰此處分不得天人若分天人便有二性謂之性便是出于天不但性出于天即四肢百骸何一不出于天强分天人總墮偏見

正兒問人之形氣屬父精母血何以又屬天氣地質曰

父精母血亦天氣地質也人之呼吸日受天之氣人之飲食日納地之質其精與血皆氣質所成也惟天地之權常尊于父母而其閒有不可知者存故以堯舜為父而有朱均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不然堯舜只產聖哲瞽瞍只產頑嚚矣

又問父母之氣或有不善者天地之氣則無不善瞽瞍生舜理或有之若堯舜生朱均理在何處曰天地之氣無不善尊天之辭也謂之曰氣則庸有不善之時

如所稱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皆是也

又問繼之者善是理是氣曰以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觀之則繼善是兼理氣曰然則何以謂之善曰此時雖兼理氣然未着于物則猶是渾然全體也如人性在未發之時雖亦有氣然無所偏倚則渾然是中故謂之善也

或言天命之初未着于物渾然至善以此言性極其高

明且占地步子何獨言氣質得無為世所指摘曰予言氣質原未嘗離天命但予言天命是就人言天若云未著于物則離人言天離人言天不但易入虛無即極高明與人何涉

天命如日月在天人受天命而有性如水照日月而有影水有清濁則影有不同人稱水影之明者必曰某水之影明而後可見其不同于衆水如徒指日月而說其光明則與水何與故離人而言天猶之離水而

言日月離氣質而言性猶之離水而言影

未生以前此理在天既生以後此理在人萬物皆備飽滿具足不從此中識取性善而仍講未生以前縱極至善已被禽獸草木分取一半

人喜就人生以上講性善只是容易打合禪和一路然其弊只在離氣質而言性始

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

陽明之說者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為人生而上為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空刼以前就此處說到下來則為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相較只是過猶不及

論性必要合萬物而觀葢性字是萬物公共的天下無性外之物故有一物必有一性須要看得通貫方得若于一物之性窮格得不通貫則于本性猶未盡也

高中元駁朱子中庸首章註曰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之德若何其當行之路又若何此言悮矣藥性本草中元豈未讀耶

問物性中之理如蜂蟻君臣虎狼父子之類是矣若夫草木土石之類則理在何處曰理字甚活草木土石無知覺其所禀之性即是理草木如大黄合當寒只寒便是他理附子合當熱只熱便是他理土石如磺性橫硝性直皆是理也曰然則烏喙合當毒只毒便

是他理乎曰此亦是理如鷹鶻合當惡只惡便是他理蓋其氣如此則其理自合如此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也理字義虛只是個當然所以然道德二字亦然故韓昌黎云道與德為虛位

問朱子云寒灰腐木有性如何曰如今人製銃藥必要用杉木柳木灰別木之灰便不可用蓋杉木鬆易燃柳木直去遠性如此理亦如此也

問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如何曰藥性本草言之矣寒

便是水性水德熱便是火性火德燥便是金性金德温便是木性木德平和便是土性土德五氣五味皆然

不但物物具五行之德即五行又各具五行之德即如一木也有秉木中之水德者有秉木中之火德者有秉木中之金德者有秉木中之土德者四行皆然故邵子皇極經世論走飛草木又于走飛草木之中各以四相乘此真善類萬物之情者看到此處方是能

盡物性能盡物性然後可謂能盡其性

沙介臣曰看到此處方知格物即是盡性之功曰盡性只是格物窮理之極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程子曰性即理也此理字不可作善字看只是作常理看若作善字看則人性上便說得去物性上便說不去豈可謂人有性物無性乎性作常理看故火之理熱水之理寒馬之理健牛之理順人之理善此理字方一貫無礙

講性善須着一人字着一人字則不至離人而言天着一人字則不至離物而言性故孟子曰人無有不善

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應轉一語曰天下無物外之性

孟子論性善如言必稱堯舜則故而已乃若其情形色天性心之同然是不離人而言天如水無有不下是豈山之性異于禽獸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犬之性牛之性是不外物而言性一部孟子論性只是如此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即天地就人而言則謂之氣質離人而言則謂之天地其實離人而言則天地之性性字只是命字所謂繼之者善也張子之意以為人能反乎天則成之者性即繼之者善也其實性之正訓則離不得氣質故張子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張子正蒙虛字作理字看

陳克艱問性善只在氣質然則氣質即性乎曰氣質不

是性離氣質亦不是性性者氣質之理也人氣質之理善物氣質之理雜

克艱又問性只在氣質則氣質有惡亦可謂之性乎曰程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問惡既是性則如何謂之性善曰孟子曰口之于味性也君子不謂性也生之謂性言性只在氣質也孟子未嘗非之而至于昧人物之分則孟子辨之矣食色性也言性只在氣質也孟子未嘗非之至于為義外之說則孟子辨之矣

此可見孟子言性善不離氣質也克艱曰今日方知先生之言直接孟子予曰不但孟子孔子曰性相近也不離氣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朱子註曰氣以成形而理亦付焉不離氣質書曰厥有恒性易曰各正性命成之者性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俱不離氣質古來聖賢言性總是一樣

吳江戴芸野讀予性善圖說問先生以氣質論性善則

性中之惡何以處之予曰孟子原止說性中有善不曾說無惡蓋緣當時之人皆以仁義禮智為聖人緣飾出來强以教人非本來之物如杞柳桮棬等議論故孟子特特指點以為四端原人性中本有非謂性中止有善而無惡也若止有善而無惡則人人皆聖人矣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如此則似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如何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與孔子性相近之說原相似但立意

主客不同耳孔子言性相近與書言恒性相似原主善一邊言故曰人之生也直蓋人之所以為人與禽獸異者只是這個故善是個主惡是個客若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則主客無別故語雖相似而旨意相去不啻天淵也如韓子博愛之謂仁周子亦曰愛曰仁語雖一般而識仁不識仁直是迥別

人性中未嘗有善惡只有中和過不及惟其中和故喜怒哀樂中即有仁義禮智惟其過不及故喜怒哀樂

中即有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仁義禮智是好處故名之曰善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是不好處故名之曰惡中和本然也人之所以為人也主也過不及失其本然者也非人之所以為人也客也

予性善圖說出惟予老友數人皆浩然無疑以為孔孟之言至此方合其餘則不敢疑不及疑者有之未能浩然也毘陵湯公綸曰先生之言善矣然自此而往辨者將日衆老友顧殷重亦曰恐天下將以此為標

的予曰只恐立論處未是耳若是則以為標的而往後性學將自此而章明也顧子曰恐亦有不可與辨者予曰惟入異端深及有客氣者不可與辨外此皆不妨

問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何也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論其理也惟至誠能盡性者語其實也論其理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人皆可為堯舜論其實則湯武不能為堯舜夷惠

不能為孔子故惟至誠為能盡性

問如何是能盡人之性曰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如何是盡物性曰穿牛鼻絡馬首種嘉禾去稂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欲盡性者先知性欲盡人物之性者必先知人物之性書曰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直與寛胄子之性也知其直與寛故教之溫與栗以盡其性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也薑制半夏童便制附子一部本草皆是知其性故能盡其性

盡性盡字最妙人性中無一不具所謂寛裕温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仁義禮智皆備然惟聰明睿知之至誠能盡之外此則或偏仁或偏義而不能盡矣所謂盡者知其偏而能充之使全也

問中庸言率性之謂道故論性須是言義理精微之性方可率若夾雜氣質安可率曰今人看率性率字大錯朱子曰率循也由也言物各由其性之自然則莫不有道所以明道本在吾性中孟子所謂非由外鑠

我固有之之意也今人却看作率意率字動稱不學不慮此釋氏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說而學者不察輒為所惑哀哉

孟子言不學不慮是指出性體與不知性之人看非謂率性當如是也故不學不慮四字即生知安行聖人亦用不着中庸開卷第一義便說個戒懼慎獨戒懼慎獨方是吾人率性之方一部中庸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天下平都是此意總之只一敬字

時中率性也無時而不敬也無忌憚不敬也不敬則不能率性矣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非不用戒懼慎獨蓋自然戒懼慎獨出于性也堯之欽舜之允執文王之小心皆戒懼慎獨也要之千聖千賢率性之功只是安勉之分無有不本于敬者

或問性之之聖只有本體無工夫如何曰此言大錯即如孔子豈非性之之聖然十五志學三十立四十不

惑直至耳順從心何一時一刻非工夫又孔子自言曰不如某之好學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何等樣工夫只是比別人較自然較容易乃三家村不識字愚夫一拾龍溪唾餘便閉目垂眉動稱不學不慮真堪發笑

問聖人亦戒慎恐懼否曰聖人明德常明堯兢舜業如何不戒慎恐懼曰聖人不思不勉如何又要戒慎恐懼曰惟其戒慎恐懼故能不思不勉戒慎恐懼即明

德常明至誠無息也惟無息故有弗思思之即得有弗行行之即中一息則不能不思不勉矣君子未能時時戒慎恐懼而勉為戒慎恐懼所以期至于無息也

問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何如曰此種言語看去極是高明只是古來聖人却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慎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細勘古來即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現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即乳臭狂童兎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只在無心實得而專欲以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

知性知本體盡性盡工夫

本體天之所以厚人工夫人之所以答天

天者理而已矣學者欲譚天須是窮理故孟子言盡心知性知性知天繫辭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學者毫不窮理而動輒言天以放曠為自然以虛無為高曠天未必天而理全非理矣

工夫二字是聖人參贊化育處多少裁成輔相俱在此中聖人之所以有功于天地萬物有功于天下後世

皆此二字也即孟子性善二字亦是要人察識本體好下工夫非謂既識本體當下即是工夫更不須用力也

聖人修道立教固是參贊化育學者開氣稟之拘去物欲之蔽亦是參贊化育

古人多說盡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為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上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慮字

中庸學問思辨行五個字不過只學慮兩字學與慮
即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只講不
學不慮以為不用思維不須把捉只信口說出信步
行去但認得個圓陀陀光爍爍的東西便左之右之
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曾有此說話
儀于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只是隨時師說
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
覩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已及至

丁丑下手做工夫着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為二者亦非于是得力于理先于氣一言于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為理兩儀為氣人之義理本于太極人之氣質本于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為主氣為輔條理劃然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菴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

物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
于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
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二語大有契入于是又
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説則終以
先入之言為主以為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
者善處論未敢説到成之者性直至巳亥偶與兩兒
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着不得性字既説成之
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于是曠覽夫天

人之原博觀于萬物之際見夫所為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為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于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説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于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之言按之無不同條共貫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

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畧書其概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尚未見第一二層而遽與之言第七八層安得不駭而欲絶乎予故稍筆于此以誌予三折肱之槪

龔子無競讀予性善圖說與予論性終日予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即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見稱其為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

不肯究心不究心不能透徹

無競又問以人物之靈蠢論性得無有類于知覺否曰性不是知覺若從知覺上論性則人與禽獸有知覺而草木無知覺然則草木遂無性乎性只是物所禀于天以生之理如人所禀于天以生是善的馬所禀于天以生是健的牛所禀于天以生是順的推之草木莫不皆然此所謂性也靈蠢是善不善之所由分處

問知覺亦可見性否曰如何不可見性人之知覺多在仁義禮知故見人之性善馬之知覺多在致遠故見馬之性健牛之知覺多在任重故見牛之性順

又問佛氏如何以知覺為性曰佛氏之言曰在眼觀看在口譚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識則喚作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也不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儒者闢之非是他闗竅只在識不識三字上所謂悟不悟也但他所謂悟與吾儒所謂盡心知性不同

子貢言性天不可得聞非秘之而不聞也工夫未至雖

言之而終不得聞也須知聞性天有多少工夫在今

人粗心浮氣畧看語録幾則便自謂知性何嘗説夢

孟子論性只是開眼說如今人論性只是閉眼説

沙介臣問氣質之性既善君子如何又要變化氣質曰

謂性善只在氣質者就理一而言也謂氣質須變化

者就分殊而言也變化是變化其分殊以就其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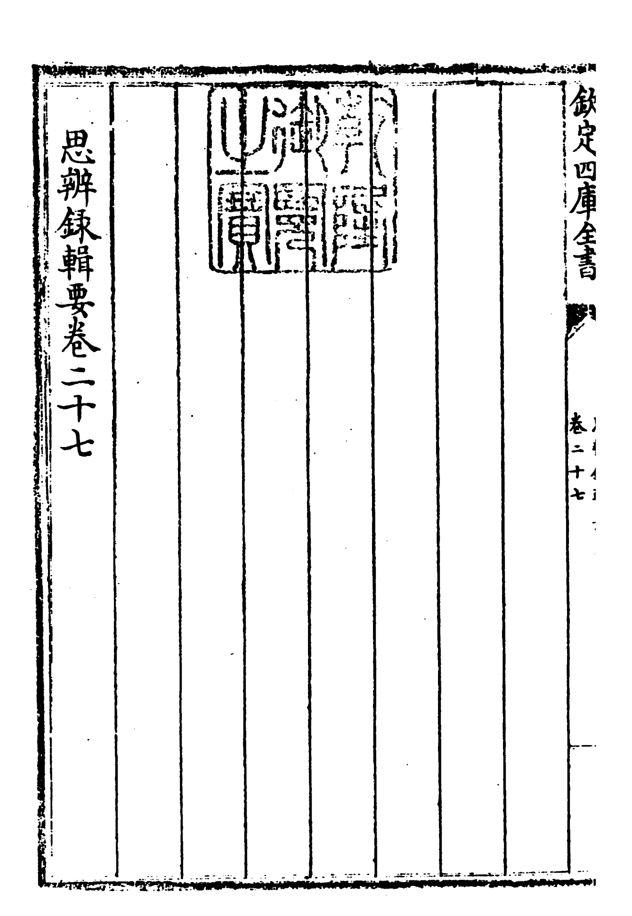
總之不離氣質

又問朱子云性善是超出氣說如何只就氣質說曰但說一理字便超出氣然未嘗離乎氣蓋不雜陰陽之太極即不離陰陽之太極也如今人言理超出氣便要離了氣故不得不發明之

郁東堂問氣質之性善先儒變化氣質之說又如何曰孟子言人無有不善原未嘗說至善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原未嘗說無惡所謂性善者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論其理一不論其分殊也若變化氣質

正所謂參贊化育與氣質善之說原不相倍且不是氣質本善如何可以變化禽獸之氣質何以終不能變化

今人只不識氣質兩字氣天也質地也萬物皆一陰陽故凡物皆有氣質氣質中間所具之理則謂之性聖人指其性中之恒理而名之故于物曰某性健某性順某性寒某性熱而于人則曰人性善



思辨錄輯要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張能僉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八

太倉陸世儀撰

人道類

熙先問性與命是一物是二物曰在天為命在物為性二物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一物也分看亦得合看亦得一而二二而一

在天為命在物為性此自是正訓然此但說字義耳孟

子曰之於味一章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便説到聖賢一眼看定一脚踏定實實做工夫處於身心方為有益

性也有命焉是後天而奉天時命也有性焉是先天而天弗違

朱子曰聖賢説性命皆就實事上説如今人只就虚處説如何識得真性命

許舜光問性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命亦有明命之命

氣數之命如何曰只是一個性一個命古人特分別言之耳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予亦曰莫非性也順受其正

又問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而氣數之命君子往往順而受之何也曰氣質之性君子弗性然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是氣質未嘗看輕也氣數之命君子順受然不立巖牆命也有性是氣數未嘗看重也總之君子只是循一個理

又問氣數之命一定人亦能衡命否曰不必說衡命只是說立命孟子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故曰知命者不立巖牆又曰命也有性此俱是立命處近日袁了凡功過格載雲谷禪師一段議論極好此便是衡命然衡命便夾帶些人欲在裏邊究亦有不可知者

又問古今聖賢所禀多是清明中和之氣宜其富貴壽考乃往往不然何也曰聖賢所禀是一物一太極而

氣運所至又有個統體一太極三代以前凡為聖賢者無不富貴壽考至三代以後漸不然此是大氣運所在勝着命運也故曰天命勝國命國命勝人命盛世則君子多福而小人多殃衰世則小人多福而君子多殃此不足怪即易否泰陰陽消長之理也天無心焉譬之于水清水則宜清水之魚濁水則宜濁水之魚反是則否水無心焉此可以觀氣運也

黄殿嘉問心者性之郛郭如何是郛郭曰郛郭是外面

一層蓋言心所以包性也心有形性無迹今人心中有個空處空處也只是氣氣惟虛故靈靈則便有許多好處如仁義禮智是也此皆天之所賦也萬物得之以成其為萬物者也然皆包在心中故曰心者性之郛郭

又問靈即是善否曰靈屬心善屬性心惟虛故靈惟靈故中間有許多仁義禮智也朱子註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虛靈不昧

言心具衆理應萬事言性

靈屬氣善則專指氣中之理言理不離乎氣善不離乎

靈故曰惟人萬物之靈又曰人無有不善

心是一物然有體有用性體也情用也放之則彌六合

卷之則退藏于密

亦史問心性亦分體用乎曰若以心與性對説則性是

體心是用若以性與情對説則性是體情是用若以

心性情並説則心統性情而以性爲體以情爲用

程子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此語大可味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生物為心不過一乾元資始而已乾元仁也人之心亦仁而已故曰仁人心也

或曰心有善惡性無善惡非也心性俱有善惡但善者其本然惡則非其本然耳

正見問赤子之心與大人之心有分別否曰大人之心無私而合天理赤子之心則無私而未必合天理曰然則何以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此言大人從未

有私心也

又問宋趙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朱子謂這般處極難說須就地頭看兩家之說畢竟如何曰林正卿說是心具衆理太極即理也

又問心屬火如何却具五行之理曰火是光明發動之物故具得五行以五行配五德火原屬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天理則四德皆具

荆豫章問朱子言性為太極心為陰陽邵子則謂心為

太極如何分別曰須要看各人立言之意朱子是分別心與性性是理心是氣故曰性為太極心為陰陽邵子是將心對陰陽剛柔動静說故曰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朱子言心以氣血言邵子言心以神明言其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以人心對天地之中言故謂之為太極即皇極經世圖中所謂一動一静之間也

自天賦我以形即有此心心形之主也六經不言無心

而佛氏言之後之攙和佛學者論學則專以無心為尚朱子曰若是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有此贅物乎今之譚無心者皆以心為贅物者也

有以心與理分而言者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有以心與理合而言者仁人心也是也究之心與理無不一人自不能使之一耳能從心不踰矩則心與理一矣

要之必自大居敬始

范淳夫女讀孟子出入無時節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

入伊川謂此女不識孟子却識心文公亦謂此女必天資高此心常自安定愚謂不然女子無學問安能識心其謂無出入者亦就形骸論耳淳夫喜而述之便以為真能識心也伊川或一時奬借之言文公則因伊川之言而姑許之耳

心無出入即佛氏心無去來道家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話頭宋時諸公多好禪學淳夫或未能免此耶

出入無時只是狀心之活出指在外入指在內不是出

為放入為收觀下無時與莫知其鄉句可見

心是活物或出或入聖賢與庸愚總只一般惟聖賢有操心之學所謂心法也既有心法則出亦可入亦可無不自知無無不在天理中譬之馬然行止無常其天性也既有羈絡六轡在手則或行或止無不可範我馳驅矣

心之本體要閒心之作用不可閒本體閒是居敬作用不閒是窮理

朱子中庸序講人心道心真精絶自朱子以前未有不以人心為人欲者如以人心為人欲則其流弊必至如温公扞去外物之説矣

釋氏彌近理而大亂真正是不識人心故惟不識人心故并道心都無是處也

整菴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人心感而遂通者也又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此看道心人心大惧葢心一也專指其義理者而言故謂之道心兼指其氣質者而

言故謂之人心道心則有善無惡人心則善惡俱有

皆兼性情説愚嘗有言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

心是不離陰陽之太極二語頗似分曉若以道心專

屬性人心專屬情便非

情裏邊亦有道心性裏邊亦有人心若竟以性為道心

便兼不得氣質之性

許南村為予述先輩論學云人見美色第一看原是個

道心第二看就是個人心了予曰不然第一看是個

人心第二看便是個人欲又曰第一看是個人心第二不看便是個道心又曰若有工夫人能以道心常為之主則第一看原是道心第二次決然不看

本心二字發之孟子本字妙極此即所謂性善也即所謂良知良能也即所謂明德也即所謂道心也吾所固有故謂之本心其他無限嚚陵變幻不出于氣質之牽拘即出于物欲之陷溺總之非我之所固有

翼㣲問昔魏莊渠與陽明相值陽明呼莊渠曰子才如

何是本心莊渠曰本心是常靜的陽明曰我道是常動的莊渠不懌而罷後莊渠悔不再論畢竟二說如何曰莊渠說是然當時不懌則非也宜答云常動的是心常靜的是本心

又問動靜皆心今以靜為本心然則動非本心乎曰動靜兩字要看得好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此雖說陰陽不測極可觀心心是神明之物豈可以動靜

拘之當其靜時未嘗不涵動之理當其動時未嘗不涵靜之理陽明所謂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原是寂天寞地是也此心之全體神明然也莊渠此語又就心之本體而主乎理以言之心之本體當其靜時無非天理若動時亦無非天理而不失其本體則即謂之常靜若動時一入于人欲而失其本體則不能謂之常靜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此豈偏於靜乎亦以靜為天理而主乎天理也

故自註曰無欲故靜

九咸問程子謂性無不善情有不善又曰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才也孟子則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如何曰有是性方有是情與才性善則情善才亦善矣豈有性善而情才則惡之理此伊川過於分理氣之故也要之就理一及本然處看則性善情善才亦善就分殊及失其本然處看則才有惡情有惡性亦有惡

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論語曰如得其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情字古人皆未嘗説壞説壞情字自後儒始不知此非情之本然也至於晉人一流又直以情欲之情為情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云云世之不識情字也久矣

得情之正斯能全性之體

方武箴問人有居海舟卒遇風浪者人皆恐懼失常彼獨言笑無異可謂得性情之正否曰此非人情不可

訓也陸雲倚柱讀書震雷破柱衣服為焦而雲神色不變此晉人之矯所謂直是暗當故耳非人情也君子之臨難也懼而不恐

毛亦史問情與意之别曰初發出是情一轉念便是意情屬先天意屬後天意可檢點而情不及持故古人不曰誠情而曰誠意

又問欲與惡之辨曰流于情者謂之欲反于性者謂之惡惡者情流之極欲者反性之漸

志主一心氣屬周身能持志則心正意誠能養氣則睟面盎背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讀孟子亦可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有云養氣一章只是要得心氣合夫心必合氣而後始可謂之心離氣言心心非心矣故孟子養氣之學總不外持志而告子不求氣之學并不動心亦非一則合氣於心一則離心於氣也陳白沙詩曰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

教心氣兩和平善哉言乎

純男問聖賢之學貴不動心而孟子又云動心忍性何也曰彼動是疑惑恐懼此動是震動恪恭

心之動不動當在理上看不當在氣上求在理上看則雖極其動亦謂之震動恪恭雖動猶不動也在氣上求則雖極其不動亦只是生持硬捉雖不動猶動也

持志所以無暴其氣然着意持志亦易動氣葢矜持急迫則氣拘而不得展反生差錯皆所謂暴其氣也說

一養字最妙便有從容不迫之意正可濟持志之過養氣之人有大勇勉强不動心之人只是執拗集義不集義之分也

集義只是格致工夫能格致則心地自然開明而浩然之氣日漸充積矣

集義是養氣之功養氣是集義之效必有事養氣之功也勿正勿期集義之效也勿忘是勿忘集義勿助是勿助養氣

勿忘勿助如煮飯相似忘則火熄助則飯焦

聖賢不專恃平旦之氣旦晝所為與平旦總是一般

正男問明德曰只本心便是曰本心者仁也然則明德即仁乎曰朱子釋仁字以為心之德則明德非仁而何

孔蓼園問明德即可謂之性否曰可朱子大學序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又曰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則明德非性而何

又問朱子曰天之賦於人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此四者如何分別曰此即是一物而朱子分疏言之耳自天之賦予而言謂之命自人之禀受而言謂之性自主於一身而言謂之心自得於天之光明正大而言謂之明德

又問宋儒云仁者心之德又曰性者心所具之理仁與性如何分別曰性者心所具之理仁者性所具之理

曰性既是理如何又具理曰性兼理氣仁則獨以理言也

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專以一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别間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為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識得仁字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千聖之微言

不足盡其藴奥語其精且約者即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即是個仁字又云瞞心昧已便是個不仁字

無私心是體合天理是用既無私心而又必合天理者欲其内外兼盡也管仲之仁合天理矣不可謂無私心霍光之忠無私心矣不可謂合天理聖人未至時中地位無私合理四字尚未能盡湯武之伐暴伊尹之放君以言乎無私心則可矣以言乎合天理則未

也要之孔子當此決不肯如此做

仁字論語中第一吃緊字程子嘗教人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張南軒亦極論之終不如朱子論仁博而該真而切得仁之全體也人身配天地人之心配天地之心此處得大頭腦則仁不待論而明矣

此皆自太極圖中貫徹出來

告子義外之說固不識義即仁內之說亦不識仁孟子止與論義不與論仁姑舉其尤甚者而辨之也

統體太極是仁物物太極是義大德敦化是仁小德川流是義一貫是仁隨事精察是義未發是仁已發是義

仁義一物也義是逐條的仁仁是囫圇的義

黄瑣傳問禮何以為天理之節文曰理字虛不可見體之于禮則實而可見故理者禮之體禮者理之用既見于用則必有許多進反周旋故曰節文

又問就一事上如何分禮義曰行之合宜是義合宜中

又有條理節文是禮故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正男問智何以屬水曰仁是生機故屬東方木禮發越故屬南方火義斷制故屬西方金智深沉故屬北方水且流動活潑有似乎水故又曰智者樂水

仁義禮智四字自易文言發之然不過引其端至於以四字並提昌言正告則實自孟子始四端一章為天下古今開多少生面周子太極圖說以五性配五行是有得於易亦有得於孟子

薛文清云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其某事為仁某事為義某事為禮某事為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儀謂如此必有議其工夫不能一片者然必由如此而至一片方是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令人天資則不及困學學問則喜說生知亦異乎文清矣

理一分殊四字古聖賢教人只在此處說來說去但未曾明明指出學者終無把握自張子西銘發其意程子遂提出此四字示人真是千聖千賢傳心要訣凡

看道理到疑難隔礙處只提起此四字便如利刃在胸迎風輒解直是受用不盡

王男偉問理一分殊即理同氣異否曰理同氣異在物上看理一分殊在事上看知理同氣異則觀物不勞知理一分殊則應事不爽

沈孝恭問理一分殊即一本萬殊否曰不同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說下理一分殊猶言理雖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譬之于水一本萬

殊者如黄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個水而江河湖海各自不同也又譬之樹一本萬殊者如庭前之梅只有一根而長出千枝萬葉皆此根也理一分殊者如同是一梅而千葉單葉緑蕚紅葩各自不同也從此處體認自然有得

理一分殊四字最好學者不識此意終被異端惑過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

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亘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只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菴困知記其言若出於一先生真先得我心者

予與舜光論理一分殊之道言凡事凡物皆有理一分殊時桌上有一穀舜光因舉問曰此穀亦有理一分殊否予曰有之穀皆可食是理一穀有百種是分殊也

識得理一未是一貫識得分殊方是一貫今人纔望見理一門面即以為一貫此淺陋之甚者也須於分殊中識得理一始可到一貫地位

一貫貫字只透徹二字如天下之理十重九重皆透只

一重未透亦叫不得一貫予嘗登高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然未至絶頂此心終以為歉乃强步而上未至山頂數步四顧諸峰雖境界已自殊絶而此身站立終未得安眼界心胸終未洞徹一至山頂則身心眼界一時俱豁不惟此山前後左右俱入襟懷即四面羣山皆得指點自念一貫境界即是如此然非歷盡羣峰遍觀諸勝則絶頂終未可遽到即由小徑偶到而一山之勝與心目亦絶不相關虛與實異也

論一貫最要實凡下一截工夫都要做到譬如登塔一層進一層俱要實歷然後登峰造極顔子高堅前後仰鑽瞻忽正是理會分殊工夫也到得卓爾見前欲從末由與一貫只隔一些子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後只是涵養從容俟其自化耳

曾子隨事精察顔子仰鑽瞻忽同是理會分殊同是研求一貫只是顔子說得虛圓活潑後人想不到都把來另作一義看此未嘗實實體驗故也聖賢言語不

能實實體驗只是尋求文義安得不毫釐千里

一貫是格致之極功朱子補格致傳云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說這個境界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非一貫後始到也平日無一刻不在這裏面用工只是未見到四通八達處一旦豁然便通體俱現此俱是實落境界不是影響話頭

嘉隆以來先輩論學亦多提一貫但只是葫蘆提把

門面大話來說與真實工夫絕無交涉
貫者通也通者不碍之謂也人學問未至一貫雖極力
效法聖賢往往舉足成礙為忠則礙孝為孝則礙忠
志乎處則礙出志乎出則礙處存心理學則礙經濟
存心經濟則礙理學甚至有奮身竭力以爭一事捐
軀委命以就一死而卒之無當於聖賢中正之道無
益於天地民物之數者不知一貫故也惟一貫則忠
不礙孝孝不礙忠處不礙出出不礙處理學不礙經

濟經濟不礙理學從心所欲不踰矩千變萬化不離於正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一貫聖人豈特忠不礙孝行忠即可以全孝豈特孝不礙忠行孝即可以全忠行忠全孝禹平水土是也行孝全忠泰伯三讓是也

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所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如

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婦舉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所行而無所碍處葢理足於中萬事至前自然看定就無所不關係無可或遺之中自然有個重輕就其重輕之中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而得中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即一貫之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

知一貫謂之知分殊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而亢龍有悔既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進退存亡得喪出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未有

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

予晤虞九時正與及門說書義未即出予獨步溪上見春光滿溪桃李皆放因誦勝日尋芳之詩恍然有得于詩意其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分明道出一貫氣象

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絜矩

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脚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絜矩二字註脚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為醒確就絜矩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此

存齋問權字非聖人不能學者未到聖人地位决不可行權是否曰此是聖賢立教語意然亦須有辨若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及揖讓征誅放君殺弟諸

大事此行權不如守經者也若嫂溺手援之類雖未至聖人地位豈可謂權字難行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但學者於行權之時須要認得權字極清方可下手不然一有差失悔莫可追故聖賢不輕許人行權曉得理一分殊便可與權

權只是中字權稱錘也古人遇事必量度以取中故借權以為言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是也既知輕重則中自出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今人講權字不如

講中字權字有錯中字無錯

凡事凡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所謂即氣是理也至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微乎微乎非明乎理先于氣之說其孰能知之

知當然之理者可與立知所以然之故者可與權

克己則無私心復理則合天理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心無不同故理無不同也

孔蓼園問克復歸仁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沙介臣問克復歸仁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許舜光問一日克復如何便天下歸仁曰我人既有學問只怕身心自身心道理自道理不能合一便小有所得終非究竟我與天下安得不分為二論語志道據德是也若到得依於仁境界便仁即是我我即是

仁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巳與禮無絲毫彼此之間矣巳與禮無絲毫彼此之間則天下與我又安有絲毫彼此之間哉此所謂天下歸仁也今且就志道據德做去

曹雲祉問致中和曰致中和只是盡性工夫能盡其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賛化育而與天地參豈不是天地位萬物育

夏玉汝問致中和曰只是一敬字敬即戒懼慎獨也

江位初問致中和工夫曰致中和工夫註中雖兩兩對說然到下手時只有致和工夫便着得力致中工夫却着不得力止着力致和便已致中也

天地位萬物育是實實有此境界若致得中和便現前皆見得也

致中和未至至誠無息未可語位育所謂一息斷絕便與天地不相似也

周巽微問曾點暮春數語是位育氣象否曰是他見得

境界如此然工夫未易到也

郁東堂問不睹不聞時光景如何曰無不睹無不聞問何為曰由不睹故無不睹有所睹則不能無不睹矣由不聞故無不聞有所聞則不能無不聞矣曰有睹有聞是主一否曰未便是主一此時須下主一工夫

誠是體敬是用誠即敬之本體敬即誠之工夫有心存誠便是敬無心而敬便是誠

敬而能成則誠矣

誠敬即中庸明誠誠者天道敬者人道敬從知入誠自行來

敬學者之事也誠聖人之事也學者而欲至於聖人其必由敬乎敬以立其本矣然非致和則道無由明非力行則道無以行知行並進自强不息作聖之功也顧知行非二道也不知不足以為行不行不得謂之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由此而進於誠庶幾其聖乎誠天道也敬人道也誠則無不敬矣敬則可以至於

誠矣

朱子謂大學吃緊全在一敬字明明德敬也格致知也誠正行也止至善誠也大學其盡於兹矣

敬其中庸之教乎誠其中庸之性乎戒懼慎獨敬也不顯篤恭誠也知知行知仁之事合一勇之事也中庸其盡於兹矣

曾子由日省以幾於一貫日省敬也一貫誠也顔子由仰鑚瞻忽以至於卓爾仰鑚瞻忽敬也博文知也約

禮行也卓爾幾於誠也孟子道性善由集義養氣以至於不動心性善敬也集義知也養氣行也不動心幾於誠也合中庸大學觀之顏曾思孟之學俱盡於兹矣後儒從可知矣

孔子渾是一誠然吾十有五一章亦可想見大概志學敬也立與不惑知天耳順知行也不踰矩誠也雖生知安行之聖其進學次第亦必如此

天下無數道理總貫他全在知行二字若道理日在天

下我不能知與我無與既知矣復不能行亦與我無與

知之非難行之為難行之非難久之為難久之非難終之為難

如皋吳白耳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莫是纔學則知行並進否乎曰古之學者為已故纔學則知行並進今之學者為人故纔學則知行便分

陽明謂真知即是行欲得此旨則真行即是知也子夏

雖曰未學一節即是此意

九咸問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何如曰若說字義則知行自分若說工夫則知行自合然亦有知過而行不及者智者之類是也亦有行過而知不及者賢者之類是也不可執一不須爭辨

陳言夏問中虛中實何以皆為孚信之象予曰中虛是無私心中實是天理

以用養體由體達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制之於外以安其内所謂以用養體也有未發之中自有已發之和則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矣所謂由體達用也

人多自矜其所長多喜從熟處走只是所習在此由此觀之習之功大矣可不慎歟

學而時習之論語上開口便説一習字曾子又曰傳不習乎習即是學孔子言習相遠原分善惡兩途今為不學不慮之説者纔説習便道是不好字面亦未知

習字之義也

不學不慮兩言孟子本謂孩提之童不學而所知自然能合道此為良知不慮而所行自然能合道此為良能今不論合道不合道而但論學慮不學慮則甘食悅色何嘗學慮真是以狂藥投人自謂醍醐甘露羅近溪以不學不慮為求仁之方非也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不學不慮只是無私心未必合天理必不學不慮而所知所能無不合天理然後謂之仁良知良

能良字切須看眼

孩提之不學不慮猶聖人之不思不勉不學不慮非孩提之仁義也良知良能則仁義也不思不勉非聖人之中道也而中而得則中道也今之為學者竟以不學不慮混為不思不勉不論知能之良與不良不論從容之中道不中道而概以為此即是道善乎羅念菴之言曰但知即百姓之知能以証聖人之精微不肯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兩言可謂切中

其病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八